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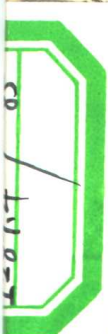


# “强盗”的女儿

“QIANGDAO” DE NÜ'ER

刘 坚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# “强盗”的女儿

刘 坚 著

姚 有 多 繪 图

---

# “强盗”的女儿

刘 坚 著

姚有多繪图 姚有信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文0167 (高小、初中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6 印张 2 1/18 插页 10 字数 34,000

1963年4月第1版 1963年4月(精)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7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2887

定价：(精)0.46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一个农村小女孩子的一段生活遭遇，和她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成长的故事。

桂娃的父亲是一位共产党员，因从事革命活动，被民团逮捕。桂娃年幼无知，被人骗卖，做了童养媳，受尽欺凌。后来，她又落到当地一个民团头子家里做了头。在这个新环境里，她听到很多机密消息，并且冒着危险，把这些消息传了出来，使得党组织多次免遭损失和破坏。最后，她逃出了团总的家，见着父亲，参加了革命队伍。

离我家四五十里有个天崖场，场上住着一家叫做花叉柳的，为人尖滑刻薄，平时設賭为生，他又倚仗本地面杨团总的势力，欺压乡邻，因此大家背后都叫他“滑溜溜”。他生有一儿一女，儿子从小就是个傻瓜，年过二十七八啦，还没娶上媳妇，四处托媒說亲，但没有哪家愿将自己亲生骨肉向火坑里推的。那年我村附近一带为着捐稅鬧事，滑溜溜带着扛大枪的来逮人，无意之間看见了我，当时就托下我家隔壁的三姑父来保媒，愿意花钱买过去。我爹說：“我家的娃，嫁鸡嫁狗也不嫁給他花某人！”把三姑父嚼出門去。本来我爹就是这帮人的眼中釘、肉中刺，这么一来，滑溜溜更要找岔来害我爹了。

爹是个务庄稼的老实人，小时候跟着已經去世的满爷学了几天医，会号两下子脉，开几味药。平时下田、砍柴，誰要是站在山頂对我家一喊，爹穿上草鞋，背着

药箱便随着喊叫的人瞧病去了。瞧完病，出得起米的，给个一合两合；出不起的，爹连药也白送给他。他性情耿直，常为了别个人家欠下的租啊税的事情，出头和官府争吵，邻房百舍没有一个不赞扬他是个好人，凡事都很信赖他。

过年的前两天，有钱的人家都在杀猪了。爹到后沟去砍柴，准备挑到镇上换些油盐钱。家中剩我一个人。我把菜挂在桑枝上，准备晾干等爹回来腌咸菜。忽然滑溜溜闖进我家，他斜戴瓜皮帽，银顶子，身穿长袍马褂，屁股后面跟着赵保长和两个背着大枪戴熨斗帽的挨门丁<sup>①</sup>。他站到我面前，拿文明棍指着我的鼻子问：“邓昌平呢？”随着赵保长也对我叫：“你爹呢？找来！”我吓得啥子话也不敢说，跑出院子。滑溜溜也跟着出来，他伸着懒腰，哈欠连天，眼泪鼻涕直流，走进隔壁三姑父的家，想必是过大烟瘾去了。

找到爹，对他一讲，他没回家，领我上后山走。后山上只住胡子表叔一家，他是个石匠，四十岁上下，一口

---

① 戴熨斗帽的：当时团丁所戴的帽子形似四川的熨斗，百姓称这些人戴熨斗帽的。挨门丁：保甲的武装。

黑胡子，平时給人断个磨子什么的，为人极和气。这一帶的人不叫他石匠，都称呼他王胡子。我們小人都喊他胡子表叔。王表嬸也极温柔賢惠，常带着她十岁的独生儿子到我家串門。每次来从不空手，总要在山上采些草药送給爹。

到了胡子表叔家，爹放我在門外耍，独自进屋去了。在屋里和胡子表叔唧唧咕咕說了一陣，临分手的时候，胡子表叔說：“……早晚总免不了这一场。老表，咱們这些人生来皮肉总要吃点苦头的。”爹点点头，拉着我走了。到下山的时候，爹蹲下身，要背我，問：“桂娃，你个小人累了吧？”我說：“不累！”可說着我已将双手摟住他的脖子，嘴巴放到他的肩头上了。

我和爹刚回到門前，滑溜溜从三姑父家走出来，看样儿烟癮已經过足了。他一见我爹，把我从爹背上扯下来，說：“姓邓的！今天你說个痛快話，粮你是完还是不完？”爹說：“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历朝历代，当百姓的嘛，还有不完粮的？眼下荒年，揭开鍋盖露了鍋底，沒有粮拿啥子完嘛！”話才落尾，背上就挨了挨門丁两枪托子。爹脸一紅，伸手还了一拳。滑溜溜一蹦多高，吼叫着：“造反了！造反了！捆起来！”赵保长也在一旁揮

着手帮腔。

两个挨門丁餓虎扑羊似的抓住爹的手，反剪到背后，推着就走。我着急了，双膝一弯，跪在滑溜溜脚前，央求說：“行行好吧，你莫帶走我爹呀！”話未完，爹从挨門丁手里掙脫开，劈脸給我一巴掌，气愤憤罵我：“不知害羞的东西！滾回家去！”

我从小长到七岁，爹沒碰过我一手指头，今天我为了給他求情，他竟对我使起气来。我又委屈又伤心，眼角渗出泪水。爹根本沒理我，仰头跟着滑溜溜走了。

他們早已走远了，我还跪在地上发呆。三姑和三姑父这时走出来。三姑扶起了我，說了几句安慰我的话，三姑父訓斥她說：“你个妇女管得了官府的公事嗎？回家去！”三姑不敢还嘴，杵[chǔ]我說：“桂娃，許是把你爹帶到赵保长家去了。跟着去看看，回头好叫人哪！”說着便被三姑父扯回去了。

三姑的話提醒了我，我赶忙在大襟上擦了泪，跑着去追滑溜溜和赵保长。

赵保长的家离我們四五里地，住的是“四合面”的大院，我赶到的时候，他們早已在里面了。我刚想进去，門洞中窜出条黑狗，齧[zī]牙咧嘴朝着我咬。这时



院里传出滑溜溜拍桌子罵人和我爹与他們对吵的声音。我急了，折了一根树条，壮着胆子向門里走。那只狗扑上来，咬住了我的袖口，可把我吓昏了，連掙帶打，逃进門来。

堂屋里坐了好多人，有戴熨斗帽的，也有甲长。滑溜溜坐在上首。爹站在堂屋門口，手反背着，手腕上捆着老长老长一根竹篾绳。赵保长走到爹脸前說：“二老表，俗話說得好：光棍不吃眼前亏。还是劝众人快点把粮繳上来吧！不繳，这院好进可是不好出啊！”我爹說：“有粮，难道百姓还空着肚皮装穷不成！”滑溜溜吐掉衔着的烟头，将头一摆，过来两个戴熨斗帽的。一个搬了条长凳叫爹站上去，把捆在爹手腕上的篾绳往梁板上一搭；另一个使劲踢开了长凳，抱住爹的两腿就往下墜。只听爹叫了一声，一下子，他的双脚就象車水一样，乱蹬乱踢。

我顾不得怕了，奔过去抱住了爹的脚，拚命地拉，想把他拽(zhuài)下来。爹不住地哼哼，脸紫紅，豆大的汗珠象下雨似的往下落。这时房外来了許多看熱鬧的老年人，有人就对我喊：“娃啊，你这样墜法，把你爹胳膊扯断了筋！”我急忙松开了手。刚一松手，戴熨斗帽的

又将绳子拽高了，爹的头套〔dǎ〕拉得更低，和膝盖一般齐，长辫搭子拖了下来。我举起胳膊托他的脚，想支他一把，谁知我人小身矮，踮起脚尖刚刚够得着。爹觉得有人托他，勉强睁开眼，一见是我，眼泪要流不流的。

滑溜溜走过来，冲我嘿嘿一笑，拦腰给我一文明棍，把我打躺在地。我一看爹眼睛紧闭，脸色铁青，两脚也不弹动，准是吊死了，就在地打着滚哭。

门外那些老年人吵嚷开了，连嚼带骂叫着说：

“你个吃冤枉的，出门就碰炮子，一个炮子崩你八瓣！”

“短命的，短阳寿的，你欺侮好人不得好死！”

“你在阳世欺侮人，到了阴间阎王爷叫你上山下油锅！”

众人一骂，滑溜溜下不得台，命戴熨斗帽的用枪把众人吓唬散，可是他的威势也不象方才那样大了，叫人把爹放下来。绳子一松，爹哪里站得住，一头撞在堂屋的柱子上。我跑下台阶趴在爹身上哭个不停。过了好大半天，有人才解开爹手腕上篋绳。爹慢慢醒过来，在地上坐了很久，方勉强站起。临走的时候，滑溜溜瞪着两个烂眼睛说：“姓邓的，今天不过是给你打个招呼！”

糧繳不繳，任你的便！不繳嘛，”他用文明棍勾住我的脖子，“就連你這幾歲的娃兒，也跑不脫！”

回到村，那些上了年紀的表叔表嬸，一見我爹半死不活，手腕血糊糊的，坐在地上放起長聲大哭。年輕一輩的，都圍在爹身旁掉淚。爹說：“哭啥子嘛，叫那幫龜兒子看我們窮人眼淚不值錢哪！”

整個下午，家中人來人往不斷。有送紅糖叫爹吃了定神的，有送酒叫爹喝了活血的，直到夜晚人才散盡。爹半閉着眼躺在床上。我走過去，輕輕給爹捶腿。爹拉住了我的手，摸着。我說：“爹，剛才我把你墜疼了！”爹苦笑了一下，嘴唇微動，眼圈紅了，急忙將頭轉到一邊。過了半天，他才掉轉過臉來，把我抱到他的腿上，默默搖（10）着我的小辮，啥子也沒說。

夜里我睡得正熟，被拉栓開門的聲音震醒了，我抬頭一看，是爹送胡子表叔走。胡子表叔咋子半夜三更才來瞧爹嘍！我正自納悶，胡子表叔燃起了柏皮火把，說：“今兒抗糧，你給他們較量了一個回合，搞槍的事，由我來，你不必操心啦！……”

啥子抗糧嘅，搞槍嘅，庄稼人要那些做啥子用嘛？我想問爹，可是胡子表叔走后，我反倒把頭蒙起。爹曾

說過：“大人的事，小人不要過問！”

過了年，我長了一歲。人大了一歲，家裡的活也就做得了，撿柴啊、做飯啊、紡綫啊、打豬草啊，樣樣都干。

這年八月，有一天，爹拿起砍刀向腰里一插，對我說：“桂娃，你能給爹送飯去不？”我說：“咋子不行！”爹說：“多做點。”我答應着，爹又說：“路上要是有人問你，你就說摘菜瓜子。”我想：“送飯有啥子見不得人的？”心里雖是這樣想，嘴里可沒說，只問：“那里樹棵棵子老深，我咋子找得見你？”爹說：“你到青崗嘴等着，聽見画眉子叫，就是我喚你，你照着找沒錯。”說着爹學着叫了几聲，叫得嘹亮、清脆、婉轉，好听極了。我不由念起爹教給我的順口溜：“画眉子嘰嘰嘰，有錢人家都歸西……”爹笑着，跟着我念。

八月間嫩包谷已經出來了。晌午我摘了一迭桐葉，剝了些嫩包谷，包上，蒸了十來個“粑粑”，放在籃子里，用手帕蓋嚴，給爹送去。到了青崗嘴，等了老大一陣還不見画眉子叫，我有些不耐煩，就鑽進樹棵下了溝。到了溝底，我見爹正和幾個人圍成一圈，坐在卡卡里說啥子。他們聽見樹枝响，便都起身躲開去。我人小眼尖，瞧見其中有胡子表叔。爹走過來，接過飯，說：“你咋子

不听画眉子叫就进沟了？”我说：“谁让你不叫呢！”爹说：“去吧！”

回家的路上，我越思越想越觉得爹的行动有点儿奇怪。晚饭的时候，我问爹，爹笑了笑，没吭声，塞了碗饭在我手里。

往后，过个半月十天的，爹就让我给他向山里送饭。每次我见到都不止爹一个人，有时三个，有时五个，可哪次都没短了胡子表叔。爹老说他是山里砍柴，可我从没见过他们动过砍刀，总是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。我更起疑了，忍不住又问爹。爹说：“小人管那么多闲事做啥子？给你说：爹做累了活，好和这些人在一堆打广<sup>①</sup>。”爹这么一讲，我也就信了。



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年。那年秋天，有一天夜里，胡子表叔背了一背架柴，从后门悄悄进了我家。我正要笑胡子表叔这个人迂磨，我家守着山，伸手就是

---

① 打广：聊天。

柴火，何需你从后山向这送？就见他和我爹匆匆关住了門，散开背架，从柴里取出一个裹着烂布的长条条的家伙，抱着走进里間。他俩又说又笑，非常得意，間或听见他俩把啥子鉄家伙弄得嘩啦嘩啦响。第二天，爹和我挑着粪向田里送，他紅光满面，老是要笑不笑的，心中定藏着啥子大喜事。我见爹高兴，自然更欢喜，不知不觉哼起山歌：

隔河望见楠木林，  
楠木开花十二层，  
楠木开花十二朵，  
朵朵开来爱死人。

我正唱得得意，爹拍起巴掌，說：“娃啊，你比那画眉子唱得还好听呢！”我打了爹一下，側轉身子，羞得捂住了脸，踏着双脚，撒娇說：“你做啥子挖苦人嘛？”爹扒开我的手說：“爹是在夸奖你嘛！你听，爹給你唱一段……”爹还未张开口，从山腰那边传来了鑼声，由远而近，一陣紧似一陣，只听敲鑼的扯着沙哑嗓子喊叫：“鳴鑼报告，报告街坊……”他传喻杨团总的命令，叫各家各戶都出人到花桥场看逮来的偷枪强盜。我一听偷

枪二字，想起爹和胡子表叔議論过啥子枪的事，心不由得一沉，也不让爹唱了，拉着爹回家。爹听了敲锣人的传話，楞了一陣，对我說：“桂娃，咱們到场子上逛逛去！”扯起我就走。

花桥场离我家挺老远，翻两个山梁趟条大河才能到。平日去得个把时辰，今天爹象赶去救火似的，拉着我走得可快啦，頓把飯的工夫就到了。花桥场的中心有个大场子，场北头搭了一座逢年过节唱戏使的戏台，我和爹赶来的时候，戏台下已經站滿了人，有的人議論說：“啥子重要的强盜嘛，杨团总还坐起滑竿来，要亲自讲话？”有人罵着說：“还不是逮个倒霉的垫背，再添个啥子捐好方便些！”爹听也不听，拉起我一个劲向前挤。

戏台的橫梁上吊着三个人，悬得老高老高的。一个男人，一个妇女，还有一个小孩。几个戴鬃斗帽的掄着鞭子，破着命照他們抽打。我問爹：“打的是强盜吧？”爹两眼直直的只顾朝戏台前挤，沒有回答我。向前又走了十来步，爹猛然站住了，拉我的胳膊哆嗦起来。这时我也看清了吊在戏台上的人的面孔。男的就是胡子表叔，女的是王表嬸，小孩就是胡子表叔家的小哥哥，每个人背后压了一块大磨盘。我惊叫了一声，轉脸想

去問爹，只見爹臉色鉄青，嘴唇直抖。我一下想起，昨天夜晚，胡子表叔在背架里拿出的那个长条条家伙是啥子？不是枪嗎？我又想起，我到山里送飯，爹和那一伙人唧唧咕咕在做啥子？每次不都有胡子表叔在场嗎？啊！我爹是不是也是强盜？我似乎觉得站在台子上的滑溜溜，眯縫着他那烂眼圈，盯着我爹。我駭怕极了，催着爹回家。

爹高一脚低一脚向外挤。台上有人出来讲话了，讲话的是本地面的团总，姓杨，他最有錢啦，手底下养了百十个扛大枪戴熨斗帽的团丁。听爹說，他家仓里的谷量不清，全村的人都搬起去吃，三年也吃不光。他家里娶了五个老婆，还养了一只花斑的豹子，誰要得罪了他，他就把誰逮起扔进豹子籠。他讲些啥子，我哪有心肠管它，模模糊糊听他說：要押着胡子表叔到各处去示众，示过众后砍头。我怕得心都不跳了，一个劲催着爹走快些。

回家的路上，起了风，两旁的杉树唰唰叫，我的小辮子摆来摆去。刹时黑云头鋪天盖地卷了上来，天頓時昏蒙蒙的。爹昂着头，理也不理我，只顧朝前走。我一路小跑，在后面紧追。



到了河边，河里已经涨了水，水又深又急。爹好象没有觉得，裤子没脱就下了河，把我忘在岸上。我急了，大声喊，他才停下。他一转身，吓了我一大跳。他脸上好象落了一层霜，丝青卡白，人也象老了十年，皱纹好深哟，他要不是我爹，天天见面，我简直不敢认他了。

我心酸得哭了，跳进水中扑到他的怀里。爹一时弄不清原因，连连问我。我哽咽得说不出话。大概我全身发抖，爹以为我冷了，脱下小褂裹住了我，把我抱了起来。

我盘住爹的脖子，紧紧搂住他的后背。他心跳得好象擂战鼓似的。我叫起来：“爹，我怕！”爹问：“你怕啥子？”我本来怕爹也当了强盗，叫团总逮了喂豹子，可是话到嘴边转了弯，吞吞吐吐说：“我怕强盗！”爹说：“强盗不都是坏人！”我觉得爹的话挺离奇，问：“好人怎么还挨打？胡子表叔家那个小哥哥身上还压了石磨呢！”爹半天没说话，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娃啊，你再长几岁就有心眼了！”

晚上，爹老早就催我上了床。我哪能睡得着呢？我用劲扳身子，盼望快些长高长大长心眼，有了心眼，我